冕服考

冕服考序

家君撰羣經宮室圖既成謂廷琥曰三代制度散見於羣經而宮室之外最宜考覈者莫如冠服學經之士於冠弁衣裳佩韍屨舄之制茫然莫辨則經義不可通矣廷琥以此嘗搜討古冠服制度未能卒業後得與化任子田侍御深衣釋例弁服釋例兩書考證詳愽足裨後學而冕服闕如欲補葺之未暇也今年正月與門人輩講論語麻冕章或以冕制問因舉注疏之說授之一說不能明則愽引眾說時大雪嚴寒如殘臘兀坐一室遂取羣經之言冕服者列而考之先以經文次核諸漢唐注疏注疏之外旁徵諸杜君卿聶崇義陳用之楊信齋

馬貴與諸家之書其有不能通者爲辨證之首以冕旒終以偏易秦漢以後冕服沿革附見於末共成四卷名冕服考徵引或多未備以及鄙見之偏謬者惟閱者正之爵弁以下侍御已言之不復詳也時嘉慶十九年歲次甲戌閏二月江都焦廷琥自記

江都焦廷琥學

冕作於黃帝

說文冕大夫以上冠也邃延垂瑬紞纊从冃免聲古者黃帝初作冕　絻冕或从糸

世本黃帝作冕

廷琥按一切經音義卷一引作黃帝作冕太平御覽卷六百八十六引作黃帝作旃冕宋均曰通帛爲旃冕冠之有旃左氏桓二年傳疏引世本宋注云冠之有旒者

後漢書上古穴居而野處衣毛而冒皮未有制度後

世聖人易之以絲麻觀翬翟之文榮華之色乃染帛以效始作五采成以爲服見鳥獸有冠角顧胡之制遂作冠冕纓緌以爲首飾

虞夏商周各異其名

王制有虞氏皇而祭夏后氏收而祭殷人冔而祭周人冕而祭　注云皇冕屬也畫羽飾焉凡冕屬其服皆元上纁下有虞氏十二章夏殷未聞　疏云以皇與下冕相對故爲冕屬按周禮有設皇邸又云有皇舞皆爲鳳皇之字鳳羽五采故云畫羽飾之冠識亂云周弁殷冔夏收鄭云弁名出於槃槃大也言所以自光大也冔名出於幠幠覆也所以自覆飾也收言

所以斂髮也其制之異亦未聞

郊特牲周弁殷冔夏收

冠禮記周弁殷冔夏收

詩文王篇常服黼冔　傳黼白與黑也冔殷冠也夏后氏曰收周曰冕　疏云冬官績人云白與黑謂之黼周冕無繢繡之飾則殷冔亦不以黼爲飾黼自衣服之所有也禮器云冕諸侯注云以夏殷制則殷之諸侯祭服亦九章而下不止於黼而已舉一章而表之耳郊特牲及士冠禮皆云周弁殷冔夏收故知冔殷冠也既以冔爲殷冠更取二代以明之故言夏后氏曰收周曰冕也彼云周弁此云冕者以周自大夫

以上祭服皆用冕服故傳以冕言之實冕而謂之弁者周禮弁師注云弁古冠之大號官名弁師職掌王冕故知弁是大名也

班氏固白虎通麻冕者何周宗廟之冠也禮曰周冕而祭又曰殷冔夏收而祭此三代宗廟之冠也十一月之時陽氣俛仰黃泉之下萬物被施如冕前俛而後仰故謂之冕也謂之冔者十二月之時施氣受化詡張而後得牙故謂之冔謂之收者十三月之時陽氣收本舉生萬物而達出之故謂之收俛仰不同故前後乖也詡張故萌大時物亦牙萌大也收而達故前葱大者在後時物亦前葱也

蔡氏邕獨斷冕冠周曰爵弁殷曰冔夏曰收皆以三
十升漆布爲殼廣八寸長尺二寸加爵冕其上周赤
而黑如爵頭之色前小後大殷黑而微白前大後小
夏純黑而赤前小後大皆有收以持笄詩曰常服黼
冔禮朱干玉戚冔而舞大武周書曰王與大夫盡弁
古皆以布中古以絲孔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
任氏大椿弁服釋例馬端臨因士冠禮郊特牲殷冔
夏收與周弁並舉則謂冔收亦爲弁孔穎達因王制
夏收殷冔與周冕並舉因謂夏收亦爲冕孔疏是也
但冔收既爲冕而士冠禮郊特牲乃以冔收對周弁
似非其類故孔詩疏又以周弁之弁乃實冕而通言

弁不知冔收自爲冕故王制曰夏收而祭殷冔而祭周冕而祭周弁自爲爵弁因其與夏殷制度相近故士冠禮皆連類而書曰周弁殷冔夏收耳解此則二家之惑可釋矣　又云孔疏因士冠禮郊特牲旣明有周弁之文今毛傳乃不云周弁而云周冕遂並周弁之文乃實冕而通言弁豈知士冠禮郊特牲所云周弁專釋士冠三加之爵弁非冕也安得云實冕而通言弁乎

廷琥按毛氏注詩以殷冔夏收與周冕並列鄭氏注禮以皇爲冕屬班固詳言夏收殷冔周冕之義則虞曰皇夏曰收殷曰冔周曰冕冔收卽夏殷之

冕也士冠禮郊特牲以周弁與冔收並言蓋專釋

士冠三加之爵弁任侍御辨之極確

其體以木爲之廣八寸長一尺六寸

阮氏諶三禮圖冕以三十升布漆而爲之廣八寸長

尺六寸前圜後方前下後高有俛伏之形故謂之冕

欲人之位彌高而志彌下故以名焉後漢書明帝紀注引此

左桓二年傳袞冕黻珽　孔疏云世本云黃帝作冕

宋仲子云冕冠之有旒者禮文殘缺形制難詳周禮

弁師掌王之五冕皆元冕朱裏止言元朱而已不言

所用之物論語云麻冕禮也蓋以木爲幹而用布衣

之上元下朱取天地之色其長短廣狹則經傳無文

阮諶三禮圖漢禮器制度云冕制皆長尺六寸廣八寸天子以下皆同沈引董巴輿服志云廣七寸長一尺二寸應劭漢官儀云廣七寸長八寸沈又云廣八寸長尺六寸者天子之冕廣七寸長尺二寸者諸侯之冕廣七寸長八寸者大夫之冕但古禮殘缺未知孰是故備載焉

賈公彥周禮弁師疏云凡冕體周禮無文叔孫通作漢禮器制度取法於周今還取彼以釋之按彼文凡冕以版廣八寸長尺六寸以此上元下朱覆之

皇氏侃論語義疏云周禮有六冕以木版為主而用三十升麻布衣布上元下纁故云麻冕禮也

有延覆於冕上上元下纁以布爲之中古易以絲

玉藻前後邃延　注云延冕上覆也元表纁裏　疏云延冕上覆也者以三十升之布染之爲元覆於冕上出而前後冕謂以版爲之以延覆上故云延冕上覆也纁是朱之小別故周禮鍾氏云三入爲纁鄭注士冠禮云朱則四入與是纁朱同類故注弁師朱裏與此不異　陸氏釋文云延如字徐餘戰反字林作綖

夏官弁師掌王之五冕皆元冕朱裏延紐　注云延冕之覆在上是以名焉

左氏桓二年傳衡紞紘綖　注云綖冠上覆　疏云

冕以木爲幹以元布衣其上謂之綖論語尙書皆云麻冕知其當用布也弁師掌王之五冕皆元冕知其色用元也孔安國論語注言績麻三十升布以爲冕卽是綖也鄭玉藻注云延冕上覆也此云冠上覆者冠冕通名故此皆以冠言之其實悉冕飾也

論語麻冕禮也今也純儉　孔安國曰冕緇布冠也古者績麻三十升以爲之純絲也絲易成故從儉也

皇疏云冠冕通名也且周家委貌冠亦用三十升緇布也　邢疏云鄭注喪服布八十縷爲升

江氏永鄕黨圖考云按冕者冠之有延有旒孔以緇布冠解之與始冠之緇布冠相混又謂績麻三十升

布爲之亦非也古布幅闊二尺二寸當今尺一尺三寸七分半若容三十升之縷二千四百則今尺一分之地幾容一十八縷此必不能爲者也孔意葢謂古者朝服十五升冠當倍於衣可知冠升倍衣唯喪服斬衰三升冠六升則然自齊衰以下則非倍半之數矣禮無冠倍於衣之例孔誤釋耳麻冕之布亦不過十五升如今尺之一分容九縷已是細密難成矣

廷琥按冕上覆以三十升布爲之江氏永謂細密難成而以孔安國之說爲誤然考之士冠禮疏引禮器制度云冕以木爲體廣八寸長一尺六寸績麻三十升布爲之杈孫通在孔安國前其說固不

始於孔矣鄭注士冠禮亦謂用布三十升此豈無所見而云然歟夫鄭氏司服注謂士之袂二尺二寸大夫以上侈之喪服注謂衣自領至要二尺二寸不必布之廣皆二尺二寸也周禮內宰出其度量湻制湻謂布帛之幅廣制謂布帛之匹長鄭氏引天子巡狩禮制幣丈八尺純四咫爲證鄭志因趙商之問謂四咫太廣四當爲三三八二十四二尺四寸幅廣也古三四積畫是以三誤爲四然則鄭固謂幅廣二尺四寸矣淮南天文訓云黃鍾九寸物以三生三九二十七故幅廣二尺七寸高誘注古者幅比皆然也是幅廣且不止二尺四寸矣

二尺二寸之說經無明文惟見班氏食貨志其說云凡貨金錢布帛之用夏殷以前其詳靡記太公爲周立九府圜法布幅廣二尺二寸爲幅長四丈爲匹後魏制人閒所織絹布皆廣二尺二寸竊謂古制或不盡如此又考內宰比其小大與其麤良而賞罰之賈疏云布帛之等縷小者則細良縷大者則麤惡然則布有精麤縷有麤細江氏執二尺二寸之說以駁孔注謂冕布亦十五升拘矣

有紐所以貫笄

弁師王之五冕延紐　注云紐小鼻在武上笄所貫也今時冠卷當簪者廣袤以冠縰其舊象歟

惠氏士奇禮說云士冠禮緇纚廣終幅長六尺康成云纚今之幘梁也韜髮而結之蓋全幅疊用所以貫髻承冠徐爰曰古者有冠無幘冠下有纚以繒為之後世施幘於冠因裁纚為帽然則古曰纚漢曰幘晉宋曰帽案幘之制旁有耳上有屋下有帢帽亦如之垂帢覆帽蓋韜髮之遺象也故曰廣袤似冠纚其遺象與言漢之幘梁似古之冠纚纚廣充幅袤六尺其遺象存焉俗本似誤為以賈疏不明故正之急就作曰冠幘簪簂結髮紐注云結髮謂作結也紐謂紐之髮也凡結之可解者曰紐懸謂結髮以帶帶謂之髮謂之鬏鬏謂之結結謂之紐其形似鼻故亦曰

任氏大椿弁服釋例云設紐之處雖當武之中不當
縰之中卽不當髻之中矣故冢必以冠縰之中爲中
也廣以言乎上下也縰以韜其上下當與髻齊紐在
武上必當縰上下之中乃當髻上下之中故廣亦以
縰言之惠氏禮說據一本云今時冠卷當簪者廣袤
似冠縰其遺象與謂以宇當作似宇幘之制旁有耳
上有屋下有幘帽亦如之垂幘覆帽蓋韜髮之遺象
故曰廣袤似冠縰其遺象與漢之幘梁似古之冠縰
今考鄭此注本以釋五冕之紐上云紐小鼻在武上
笄所貫也下因釋紐在武上當以冠縰之中爲中故
舉漢時冠紐釋冕弁之紐也紐在卷上故舉卷當簪

之處釋纓當簪之處也注云冠卷當簪者卽爲纓耳漢時冠卷或以鐵爲之或以漆紗爲之其狀如圈惠氏謂冠卷當簪之處如幘之有帽幘似冠纚則冠卷當簪之處亦似冠纚不知漢時幘下有帽冠卷之下無帽注何得云冠卷當簪之處同於幘之有帽且同於幘之似纚乎況鄭此注專釋經文纓字耳與幘之似纚何涉如惠氏說則此注乃釋幘制非釋纓制也與上注纓小鼻在武上笄所貫也數句全不相接矣賈疏釋注亦作廣袤以冠纚云古之纓武笄貫之處若今漢時冠卷當簪所貫者於上下之廣及隨纚之袤以冠纚者貫笄之處當冠纚之中央據此則注內

以字不誤惠氏所見周禮縰有善本而賈疏所據則唐以前本也何必似字之是而以字之非乎

廷琥按惠氏謂鄭注廣袤以冠縰爲廣袤似冠縰之誤漢之幘梁似古之冠縰任氏駁之謂縰在武上以冠縰之中爲中故舉漢時冠紐釋冕弁之紐注內以字不誤任說爲長士冠禮緇布冠纚廣終幅長六尺注纚今之幘梁也葢纚亦作縰所以裹髮而後成髻既成髻以幘冒之說文髮有巾曰幘獨斷云元帝額有壯髮不欲使人見始進幘服之羣臣皆隨焉然尙無巾如今半幘而已通俗文云幘裹曰纚則幘纚爲二獨斷又云法冠楚冠也一

曰柱後惠文冠高五寸以纚裹鐵柱卷秦制執法服之則冠亦有纚漢書元帝紀齊有三服官注李斐云齊有三服之官春獻冠幘縰則漢時有幘又有纚獨斷又云無巾者曰半幘王莽無髮施巾故語曰王莽禿幘施屋續漢書曰童子幘無屋示未成人也半頭幘卽空頭幘也其上無屋釋名云幘蹟也下齊眉蹟然也蓋纚爲幘裹鄭曰今之幘梁者舉漢法以況之耳非謂漢之幘卽古之纚也

有衡以玉爲之束於冠之兩旁

杜氏春秋桓二年左傳注云衡維持冠者　疏云周禮追師掌王后之首服追衡笄鄭司農云衡維持冠

者鄭康成云祭服有衡垂於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紞懸瑱彼婦人首服有衡別男子首服亦然冠由是以得支立故云維持冠者追者治玉之名王后之衡以玉爲之故追師掌焉弁師掌王之五冕弁及冕皆用玉笄則天子之衡亦用玉其諸侯以下衡之所用則未聞

有紘從下屈而上屬於兩旁天子用朱紘諸侯青大夫緇組紘纁邊

杜氏預左傳注云紘纓從下而上者　疏云紘纓皆以組爲之所以結冠於人首也纓用兩組屬之於兩旁結之於頷下垂其餘紘用一組從下屈而上屬之

於兩旁垂其餘也紘纓同類以之相形故云紘纓從下而上者弁師掌王之五冕皆玉笄朱紘祭義稱諸侯冕而青紘士冠禮稱緇布冠青組纓皮弁爵弁笄緇組纓鄭氏曰有笄者屈組為紘垂為飾無笄者纓而結其絛以其有笄者用紘力少故從下而上屬之無笄者用纓力多故從上而下結之冕弁皆有笄故用紘緇布冠無笄故用纓也魯語稱公侯夫人織紘綖知紘亦織而為之士冠禮言組纓組紘知天子諸侯之紘亦用組也

祭義天子為藉千畝冕而朱紘諸侯為藉百畝冕而青紘

禮器管仲鏤簋朱紘　注云朱紘天子冕之紘也諸侯青組紘大夫士當緇組紘纁邊

雜記管仲鏤簋而朱紘　注冠有笄者爲紘紘在纓處兩端上屬下不結

詩葛覃毛傳夫人紘綖釋文紘纓之無緌者從下仰屬於冠

國語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紘綖　注云紘纓之無緌者也從下而上不結

說文紘冠卷也

陳氏祥道禮書云弁師王之五冕皆朱紘禮記天子爲藉冕而朱紘諸侯爲藉冕而青紘士冠禮緇布冠

青組纓皮弁爵弁笄緇組紘纁邊卿大夫冕弁之紘無所經見禮器曰管仲鏤簋朱紘君子以爲濫鄭氏訓大夫士當緇組紘纁邊理或然也一組繫於左笄遶頤而上屬於右笄垂餘以爲飾謂之紘二組屬於笄順頤而下結之謂之纓纓之垂餘謂之緌喪冠緇布冠纓而不緌冕弁紘而不纓春秋之時楚子玉瓊弁玉纓自漢以來冕纓各象其緌色冕弁而有纓非古制也

廷琥按纓以兩組屬於兩旁順頤而下結之故從上而下紘以一組屈而上屬於兩旁故從下而上兩旁皆有垂餘以爲飾也陳氏禮書云一組繫於

左笄邊頤而上屬於右笄垂絛以爲飾語尙未明

有笄以玉爲之長尺二寸

士冠禮皮弁笄爵弁笄同篋

夏官弁師掌王之五冕玉笄　注笄卷髮者玉爲之長尺二寸

陳氏祥道禮書云左傳言衡則繼以紞弁師士冠禮言笄則繼以紘是衡有紞笄有紘也弁師掌王之五冕五采繅十有二就皆玉笄諸侯繅斿皆就玉笄士冠皮弁笄爵弁笄則冕弁有笄也國語范文子以杖擊其子折委笄則冠有笄也士喪服婦人吉笄有首尺二寸吉笄象笄也男子之笄亦或尺二寸大夫士

之笄亦或象爲之與　又曰古者笄亦謂之簪易曰
朋盍簪簪鄭氏謂笄今之簪是也
廷琥按笄有二有安髮之笄有固冠之笄安髮之
笄在紒內固冠之笄在冠外固冠之笄皮弁爵弁
及六冕皆有之緇布冠則無若安髮之笄則緇布
冠亦有之也有固冠之笄則有紘士冠禮皮弁笄
爵弁笄緇組紘纁邊此固冠之笄也必屈組爲紘
以一條組繫於左笄繞頤下而右上屬於笄而垂
之以爲飾無固冠之笄則有缺項與纓士冠禮緇
布冠缺項青組纓屬於缺此無固冠之笄則以二
條組兩相屬於頍結其條是之謂纓固冠之笄惟

男子有之安髮之笄則男子婦人俱有之士冠禮櫛亦設笄士昏禮姆纚笄特牲饋食禮主婦纚笄是也

又案國語范文子以杖擊其子折委笄則冠亦有笄無笄者蓋指緇布冠言之

有武

玉藻縞冠元武子姓之冠也　注武冠卷也古者冠卷殊　疏云卷用元而冠用縞冠卷異色故云古者冠卷殊加鄭此言則漢冠卷共材

延號按冠卷殊者武不屬於冠也非第冠卷異色之謂冠自爲冠武自爲武戴冠而以武約之非子

姓不齒之冠則皆同色也元冠縞武人或疑冠武
相屬何以異色故鄭云古者冠卷殊以明之其實
即同色亦冠與卷殊也詳見陳氏禮書
陳氏祥道禮書云弁師五冕皆紐鄭云紐小鼻在武
上笄所貫也蓋武冠卷也古者居冠屬武則非燕居
武不屬於冠也喪冠條屬則非有喪者纓武異材也
子姓之冠縞冠元武不齒之冠元冠縞武則非子姓
與子姓與不齒者冠武同色也雜記曰委武元縞而
后蕤鄭氏謂秦人曰委齊東曰武則武亦謂之委以
其若冠之足故曰武以其委於下故曰委蕤古者施
冠於首然後加武以約之觀喪大記弔者襲裘加武

則武之設所以約冠也紐垂於冕之兩旁其長及武笄以貫之

惠氏士奇禮說云武者冠卷一名委晉語范文子退朝武子擊之以杖折委笄蓋笄貫於委故曰委笄古之笄猶漢之簪所謂冠卷當簪者冕之紐也秦人名武曰委晉語亦云韋注云委委貌失之

有繅有旒天子袞冕繅斿十有二鷩冕九毳冕七希冕五元冕三每斿玉旒皆十二繅玉皆五采諸公繅九斿侯伯七斿子男五斿旒玉各如其斿之數繅玉皆三采孤卿四斿三命之卿三斿再命之大夫再斿旒玉亦各如其斿之數繅玉皆朱綠

弁師五采繅十有二就皆五采玉　注云繅雜文之名也合五采絲爲之繩垂於延之前後各十二所謂邃延也就成也繩之一帀而貫五采玉十二旒則十二玉每就閒蓋一寸繅不言皆有不皆者此爲袞衣之冕十二旒則用玉二百八十八鷩衣之冕繅九旒用玉二百一十六毳衣之冕七旒用玉一百六十八希衣之冕五旒用玉一百二十元衣之冕三旒用玉七十二　疏云謂合五采絲爲藻繩十二道爲十二旒皆五采玉十有二者此各據一旒而言玉有五色以青赤黃白黑於一旒之上以此五色玉貫於藻繩之上每玉間相去一寸十二玉則十二寸就成也以

一玉爲一成結之使不相幷也王之五冕繅則有十二有九有七有五有三其玉旒皆十二故繅不言皆有不皆者則九旒以下是也玉言皆則五冕旒皆十二玉也

文諸侯之繅斿九就瑉玉三采其餘如王之事繅斿皆就玉瑱玉笄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韋弁皮弁弁經各以其等爲之　注云侯當爲公字之誤也三采朱白蒼也其餘謂延紐皆玄覆朱裏與王同也出此則異繅斿皆就皆三采也每繅九成則九旒也公之冕用玉一百六十二各以其等繅斿以其命數也侯伯繅七就用玉九十八子男繅五就用玉五十繅玉

皆三采孤卿四就用玉三十二三命之卿繅三就用
玉十八再命之大夫繅再就用玉八繅玉皆朱綠一
命之大夫冕而無旒士變冕爲爵弁　疏云鄭計一
冕爲九旒旒各九玉據冕九旒不別計鷩冕以下以
其一冕而已冠五服故也巳下侯伯子男亦皆一冕
冠數服也
玉藻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邃延　注云天子以
五采藻爲旒旒十有二前後邃延者言皆出冕前後
而垂也天子齊肩　疏云天子之旒十有二就每一
就貫以玉就間相去一寸則旒長尺二寸天子齊肩
則諸侯以下各有差降九玉者九寸七玉者七寸以

下皆依旒數垂而長短爲差旒垂五采玉依飾射侯之次從上而下初以朱次白次蒼次黃次元五采玉既貫徧周而復始三采者先朱次白次蒼二色者先朱次綠

禮器禮有以文爲貴者天子之冕朱綠藻十有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　注此祭冕服也朱綠似夏殷禮也周禮天子五采藻　疏云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者言夏殷也周家旒數隨命數又士但爵弁無旒也

大戴禮冕而前旒所以蔽明

五經通義冕緇布在上五采組十二冕（按冕當爲玉字或旒字之）

誤夏殷之制如周制矣其旒色異夏旒黑白赤組旒殷冕黑黃青組太平御覽六百八十六

應劭漢官儀周冕與古冕略等周加垂旒天子前後垂白珠各十二

廷琥按玉藻天子十有二旒朱綠藻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鄭注以為夏殷之禮五經通義謂夏殷如周制惟旒色異夏旒黑白赤組殷旒黑黃青組與鄭注朱綠藻稍異然則夏殷之冕亦有旒不始於周應劭謂周加垂旒非也又謂旒用白珠此亦漢制非周制周之旒以玉為之

崔豹古今注云牛亨問曰冕旒如繫露何也答曰綴

而下垂如露之纍纍多故曰繁露

說文埏垂玉也冕飾

釋名冕猶俛俛平直貌也元上纁下前後垂珠有文

飾也

陸氏釋文鄭云玉藻以其記服冕之事也冕之旒以

藻𦁡貫玉爲飾因以名之藻本又作璪音早

陳氏禮書云藻藻而文衆采如之故曰藻水流

趨下旒冕之垂者如之故曰旒藻或作繅以絲爲之

或作璪以玉貫之也繅旒或謂之繁露以其象然也

漢制天子繅旒前長後短諸臣繅旒有前無後非古

制也

江氏永鄉黨圖考大戴禮及東方朔荅客難皆云冕而前旒所以蔽明則無後旒可知後旒何所取義乎鄭謂前後皆有旒此因玉藻前後邃延而誤耳前後邃延謂版長尺六寸自延端至武前後皆深邃非謂後亦有旒也玉藻言十有二旒未嘗言前後皆十有二旒也據疏引漢禮器制度亦云垂於延之前後豈叔孫通失之歟抑所引者非禮器制度之原文歟且袞冕二十四旒用玉二百八十八如此繁重恐首不能勝夫子論爲邦何爲取於周冕乎鄭所計用玉每冕皆當去其半

金氏榜禮箋云後漢書輿服志孝明皇帝永平二年

初詔有司采周官禮記尚書皐陶謨乘輿服從歐陽氏說公卿以下從大小夏侯氏說冕前圜後方前垂四寸後垂三寸三公諸侯及卿大夫皆有前無後旁紘玉藻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邃延則歐陽氏說所本也大戴禮子張問入官篇古者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禮緯旒垂目纊塞耳王者示不聽讒不視非也則大小夏侯氏說所本也鄭君釋周官禮記用歐陽氏說旁閻之師曰前旒義取蔽明則無後旒可知記言十二旒未嘗謂前後皆有也玉藻所云前後邃延者謂延之前後出於武者皆深邃耳前後據延言不據延之垂者言斯言可正諸儒相傳之誤古冕旒

之制當從大小夏侯氏說

廷琥按冕制前後有旒舊說皆如此江氏永據大戴禮以駁之謂冕止前旒無後旒考漢禮制度云凡冕以版廣八寸長尺六寸上元下朱覆之乃以五采繅繩貫五采玉垂於延前後謂之邃延後漢書輿服志永平二年初詔有司采周官禮記尚書皐陶篇天子冕服從歐陽氏說三公九卿以下從夏侯氏說天子前後垂旒則歐陽氏說也公卿以下有前無後則夏侯氏說也按禮器制度作於叔孫通歐陽氏傳伏生尚書之說皆在鄭氏之前其說自非無據陳氏禮書以漢制天子繅旒前長後

知諸臣繅旒有前無後非古制其說是也江氏以
叔孫通爲失禮所未安錄其說以爲考古者戒焉
江又引二十四旒用玉二百八十八恐繁重首不
能勝然漢明帝冕服前後十二旒用白玉珠魏明
帝因漢故事改用珊瑚珠晉宋以至隋唐皆因之
或用珊瑚珠或用白玉珠或用白珠宋制袞冕廣
一尺二寸長二尺四寸前後十二旒貫眞珠又有
翠旒十二碧鳳銜之在珠旒外後神宗定制不用
珠用玉以青黃赤白黑五色之玉爲前後二十四
旒凡此皆載之史冊彰明顯著者也凡此皆前後
有旒或用珠或用玉皆二百八十八也不聞以其

繁重不能勝而減之也江氏以意解經於制不合有紞所以懸瑱者人君五色臣三色有瑱天子諸侯皆以玉

弁師諸侯之繅斿九就瑉玉三采其餘如王之事繅斿皆就玉瑱玉笄　注云玉瑱塞耳者　疏云王不言玉瑱於此言之者王與諸侯互見爲義是以王言元冕朱裏延紐及朱紘明諸侯亦有之諸公言玉瑱明王亦有之是其互有也

詩衞風充耳琇瑩　傳云琇瑩美石也天子玉瑱諸侯以石　疏云案冬官玉人職云天子用全上公用龍侯用瓚伯用將鄭注云公侯四玉一石伯子男三

玉二石由此言之此傳云諸侯以石謂玉石雜也

詩齊風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瓊華乎而　傳云素象瑱瓊華美石士之服也　箋云我視君子則以素爲充耳謂所以懸瑱者或名爲紞織之人君五色臣則三色而已此言素者目所先見而云飾之以瓊華者謂懸紞之末所謂瑱也人君以玉爲瓊華石色似瓊也　疏云毛以爲我見君子塞耳之瑱以素象爲之乎而又見其身之所佩飾之以瓊華之石乎而鄭以爲我見君子充耳以素絲爲之其末飾之以瓊華之石言用素絲爲紞以懸瓊華之石爲瑱也　又云毛以此章陳士蓋士以象爲瑱也　又云人君五色

臣則三色直言人君與臣不辨尊卑之異蓋天子諸侯皆五色卿大夫士皆三色其色無文止以人君位尊備物當具五色臣則下之宜降殺以兩耳此詩刺不親迎宜陳人臣親迎之事經有素青黃三色故為人臣三色又解三色而獨言素者以其素色分明目所先見故先言之壻受女於堂從堂而後至庭至著目所先見當在堂見素而以素配著為章者取其韻句故耳或庭先見青堂先見黃以為章次王肅云王后織元紞紞紞一元而已何云具五色乎王基理之云紞令條豈有一色之條色不雜不成為條王后織元紞者舉夫色尊者言之耳義或當然　又云毛以士

賤直言美石故下章乃言似玉王肅云以美石飾象瑱案瑱之所用其物小耳不應以石飾象共爲一物王氏之說未必得傳旨也瓊華瓊瑩瓊英其文相類傳以此章爲士服二章爲卿大夫之服卒章爲人君之服者以序言時不親迎則於貴賤皆不親迎故以每章爲一人耳非以瓊華瓊瑩瓊英之文而知其異人也但陳尊卑不親迎之事以大夫居位尊於士其石當美於士服故言似玉耳其實三者皆美石也

又云箋既言人君以玉即云瓊華美石二章箋云石色似瓊似瑩皆以爲似則鄭意三章同說人臣親迎非人君也上箋唯言臣則三色不辨臣之尊卑盡三

章總言卿大夫士也　又云孫毓云案禮之名充耳是塞耳卽所謂瑱懸當耳故謂之塞耳懸之者別謂之瑱不得謂之充耳猶瑱不得名之爲紞也故曰玉之瑱兮夫設纓以爲冠不得謂冠是纓之飾結組以懸佩不可謂佩所以飾組今獨以瑱爲紞之飾謬於名而失於實非作者之意以毛王爲長斯不然矣言充者固當謂瑱爲充耳非謂紞也但經言充耳以素素絲懸之非卽以素爲充耳也旣言充耳以素未言充耳之體又言飾之以瓊華正謂以瓊華作充耳人臣服之以爲飾非言以瓊華飾紞何當引冠纓組佩以爲難乎經言飾之必有所飾若云不得以瓊華飾

紞則瓊華又何所飾哉即如王肅之言以美石飾象瑱象骨賤於美石謂之飾象何也下傳以青爲青玉黃爲黃玉又當以石飾玉乎以經之文勢旣言充耳以素卽云飾之以瓊華明以瓊華爲充耳懸之以素絲故易傳以素絲爲紞瓊華爲瑱也

大戴禮黈纊塞耳所以揜聰

士喪禮瑱用白纊

漢書東方朔傳黈纊充耳所以塞聰　注如淳曰謂以玉爲瑱用黈纊懸之也師古曰如說非也黈黃色也纊緜也以黃緜爲丸用組懸之於冕垂兩耳旁示不外聽非玉瑱之懸也

白虎通纊塞耳示不聽讒也

杜氏預左傳注云紞冠之垂者　疏紞者懸瑱之繩垂於冠之兩旁故云冠之垂者

陳氏祥道禮書云瑱以充耳紞以垂瑱周官弁師王之五冕皆玉瑱詩於衛夫人言玉之瑱也於衛武公言充耳琇瑩於衛之臣言褎如充耳齊詩言充耳以素以青以黃尙之以瓊華瓊瑩瓊英則瑱不特施於男子也婦人亦有之不特施於冕也弁亦有之故詩言充耳琇瑩繼之以會弁如星喪禮士無冕而瑱用白纊卽詩所謂充耳以素者也人君用黈纊卽詩所謂充耳以黃者也毛氏以充耳以素爲士之服充耳

以青爲卿大夫之服充耳以黃爲人君之服於說是也然以素爲象瑱青爲青玉黃爲黃玉而用瓊華以飾象則是士瑱用二物與餘瑱不類非禮意也鄭氏以素爲素紞青爲青紞黃爲黃紞人君五色人臣三色然國語王后織元紞夫人加紘綖內子爲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以朝服則夫人以至士妻特有所加而已其織元紞一矣未聞有五色三色之別也又紞所以垂充耳而充耳不在紞謂紞爲充耳非也春秋傳曰縛之如一瑱則縛纊以爲瑱自古然也其制蓋皆元紞以垂之瓊玉以承之詩所謂尙之也梁制垂以珠瑱班固賦曰雕玉瑱以居楹礎石亦謂

之瑱則瑱居纊下可知也賈公彥曰古者瑱不用纊
士死則用白纊然士之襲禮皮弁祿衣緇帶靺韐竹
笏之類皆用生時之物孰謂瑱用白纊特死者之飾
哉檀弓小祥用角瑱楚語曰巴浦之犀犛兕象其可
盡乎其又以規爲瑱則古者之瑱亦以象與角爲之
何氏楷詩經世本古義云愚以周禮玉端弁冕制度
仿佛求之則詩所云素青黃三色者乃正諸侯之紞
也典瑞職云王玉繅藉五采五就公侯伯圭繅三采
三就子男璧繅二采二就弁師職云王五冕皆五采
玉諸侯三采孤卿大夫之冕各以其等爲之夫天子
之繅與玉既俱用五采諸侯之繅與玉既俱用三采

則懸瑱之紞何獨不然詩咏素青黃三色其爲魯侯之服無疑所以取此三色素西方之色於時屬秋青東方之色於時屬春春秋乃陰陽之中氣而黃又中央土之正色是或其所以取之之義也若天子則位尊備物當具五色矣篇中於著見素於庭見青於堂見黃但取韻叶孔謂青色分明目所先見故先言之此迂謬無理之甚也又周禮注云一命之大夫冕而無旒士變冕爲爵弁疏云無旒之冕與爵弁不殊但前低一寸餘故亦得冕名今按充耳惟冕服有之弁則否則是自一命而下皆不得有充耳亦可知其非民間親迎之常服也或又謂古者士昏禮攝盛故士

得攝大夫冕服今考儀禮云主人爵弁纁裳緇袘從者畢元端乘墨車從車二乘注謂大夫墨車士棧車今墨車大夫已上有二車士無二今從車二乘所謂攝盛也亦不聞有主人服冕之說張子厚云充耳非一物先以纊塞後以玉加之瓊說文云赤玉也按毛解充耳琇瑩謂天子用玉諸侯用石據周禮弁師職但云玉瑱絕無用玉用石之別而或又解琇為玉名此瓊華當即是用玉鄭以為石色似瓊殊費解

廷琥按詩旄邱篇鄭箋充耳盛飾也偝老篇毛傳瑱塞耳也充即塞也塞耳所以止聽也大戴禮莊纊塞耳所以揜聰說文瑱以玉充耳也蓋古者充

耳以纊後世日趨於文易纊爲玉惟士喪禮死者之服仍用纊纊色則用白卽其經文繹之曰瑱用白纊明用纊不用玉也明生者之瑱不用白纊也陳氏禮書據此謂充耳以素爲白纊蓋指士言不知士用白纊非生者之服也

又按陳氏禮書駁毛傳瓊華飾象之說甚是但瓊華飾象乃王肅之說毛傳第云素象瑱不必謂以瓊華飾象也陳氏又以紞爲元之一色又以素青黃爲纊色非紞色瑱居纊下然大戴禮黈纊塞耳白虎通纊塞耳漢書東方朔傳黈纊充耳言纊者多不言瑱詩玉之瑱也弁師玉瑱檀弓象瑱言瑱

者多不言纊卽喪禮瑱用白纊亦謂瑱之不以玉而以纊也是瑱與纊不並用此求諸經文及前人傳注可見蓋冕之爲制紞繫於衡充耳懸於紞末陳氏舉班固賦及梁制謂紞下有纊纊下又有玉不足據也又舉左傳縛之如一瑱謂縛纊以爲瑱自古然也按左氏昭公二十六年傳云申豐從女賈以幣錦二兩縛一如瑱其時昭公處鄆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豐賈二人皆季氏家臣以幣錦二兩縛之如瑱縛卷也二兩者二匹也以二匹縛之爲一故曰縛一縛者縛錦也如瑱者卷之使如充耳易於懷藏也傳言縛一如瑱未言縛纊以爲

瑱陳氏因一縛字遂牽合之以爲瑱在纊下豈足據乎

又按鄭解著篇以素青黃爲紞之色以瓊華瓊瑩瓊英爲瑱人君紞用五色人臣三色正義謂天子諸侯五色卿大夫三色毛以素爲象瑱青爲青玉黃爲黃玉下又加之瓊華瓊瑩瓊英是二瑱矣正義不能通遂以瓊華等爲身之所佩然不如鄭之解以紞也

又按檀弓練衣角瑱鄭注云瑱充耳吉時以玉人君有瑱正義人臣凶時無瑱弁師諸公玉瑱淇奧咏衛武公亦曰充耳琇瑩是天子諸侯瑱皆以玉

齊風鄭箋人君玉瑱人臣用石色似玉者人臣指卿大夫以下言之也鄭以人臣瑱不用玉因以瓊華為美石色似瓊瓊瑩為石色似瓊似瑩說文瓊赤玉也瑩玉色也瓊本玉名鄭以著篇充耳屬之人臣强以似瓊解之似字添設迂曲其實天子諸侯紞用五色卿大夫三色天子諸侯瑱用玉卿大夫用石自無可疑著篇三章著素庭青堂黃取其叶韻不必專言人臣親迎也

又按何氏楷謂著篇充耳為諸侯之服詞瓊華即是用玉非似玉於著見素於庭見青於堂見黃為取韻叶說經甚詳博近理惟以弁服無瑱則不然

詩咏充耳琇瑩即繼之曰會弁如星弁何嘗不有
瑱乎又以素青黃取義於東方之色西方之色中
央之色亦迂

大裘之冕無旒

弁師掌王之五冕　注冕服有六而言五冕者大裘
之冕蓋無旒不聯數也　疏云弁師所掌冕以旒爲
主祭天用大裘取質其冕亦當無旒爲質故此不數
之

廷琥按大裘無旒之說舊說也宋陸佃以爲冕服
有六弁師掌王之五冕則大裘與袞同冕先儒或
謂周祀天地皆服大裘而大裘之冕無旒非是陳

祥道曰司服之服六而弁師之冕五者大裘衮衣同冕猶后首服同副也楊復曰愚按六服而冕注說恐未安當從陳氏大裘衮衣同冕之說馬端臨曰冕之無旒者乃一命之服蓋子男之國爲大夫者服之以天子祀天之冕下同於子男之大夫可乎諸說皆主大裘與衮衣同冕之說惟元豐時禮部員外郎何洵直辨陸佃之說曰周禮節服氏掌祭祀朝覲衮冕六人維王之太常郊祀裘冕二人既云衮冕又云裘冕是衮與裘各有冕乃云裘與衮同冕當以衮襲之裘既無冕又襲於衮中裘而表衮何以示裘衮之別哉諸儒或言臨燔柴脫衮

冕著大裘或云脫裘服袞蓋裘袞無同冕兼服之
理此用鄭義也舊說以爲祀天尙質古制或然故
仍因之而諸儒之異說亦舉其大略如右

一命之大夫亦無旒

弁師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各以其等爲之　注云
一命之大夫冕而無旒士變冕爲爵弁　疏云冕旒
所以爲文飾一命若有則止一旒一玉而已非華美
又一命大夫衣無章士又變冕爲爵弁若一命大夫
有旒士則不須變冕爲爵弁直服無旒之冕矣若然
則爵弁制如冕但無旒爲異則無旒之冕亦與爵弁
不殊但無旒之冕亦前低一寸故亦得冕名也

元衣身中二尺二寸要上下闊一尺衽當旁上正一尺下有燕尾袂三尺三寸袪一尺八寸

喪服記衣帶下尺衽二尺有五寸袂屬幅衣二尺有二寸袪尺二寸　注云衣帶下尺者要也廣尺足以揜裳上際也衽所以揜裳際也二尺五寸與有司紳齊也上正一尺燕尾二尺五寸凡用布三尺五寸屬猶連也連幅謂不削言衣者明與身參齊二尺二寸其袖足以容中人之肱也衣自領至要二尺二寸倍之四尺四寸加闊中八寸而又倍之凡衣用布一丈四寸袪袖口也尺二寸足以容中人之併兩手也吉時拱尙左手喪時拱尙右手　疏云衣帶下尺者據

上下闊一尺云足以掩裳上際也者若無要則衣與裳之交際之間露見表衣有要則不露見故云掩裳上際也言上際對兩旁有衽掩旁兩廂下際也　又云上正一尺者取布三尺五寸廣一幅留上一尺爲正正者正方不破之言也一尺之下從一畔旁入六寸乃向下邪向下一畔一尺五寸去下畔亦六寸橫斷之留下一尺爲正如是則用布三尺五寸得兩條衽衽各二尺五寸兩條共用布三尺五寸也然後兩旁皆綴於衣垂之向下掩裳際此謂男子之服婦人則無以其婦人之服連衣裳故鄭上斬章注云婦人之服如深衣則衰無帶下又無衽是也　又云屬幅

者謂整幅二尺二寸凡用布爲衣物及射侯皆去邊幅一寸爲縫殺今此屬連其幅則不削去其邊幅取整幅爲袂必不削幅者欲取與下文衣二尺二寸同縱橫皆二尺二寸正方者也故深衣云袂中可以運肘二尺二寸亦足以運肘也　又云衣即身也兩旁袂與中央身總三事下與畔皆等故變袂言衣欲見袂與衣齊三也故云與身參齊云衣自領以下云云者鄭欲計衣之用布多少之數自領至要皆二尺二寸者衣身有前後今且據一相而言故云衣二尺二寸倍之爲四尺四寸總前後計之故云倍之爲四尺四寸也云加闊中八寸者闊中謂闊去中央安項處

當縫兩相總闊去八寸若去一相止去四寸若前後據長而言則一相各長八寸通前兩身四尺四寸總五尺二寸也云而又倍之者更以一相五尺二寸並計之故云又倍之云凡衣用布一丈四寸者此唯計身不計袂與袪及負衽之等者彼當丈尺寸自見又有不合幅者故皆不言也

周禮司服注鄭司農云衣有襦裳者爲端元謂端者取其正也士之衣袂皆二尺二寸而屬幅是廣袤等也其袪尺二寸大夫已上侈之侈之者蓋半而益一焉半而益一則其袂三尺三寸袪尺八寸

廷琥按古之衣制惟喪服注可見其制衣用布一

丈四寸計身中及闊中之數也兩袂縱横方二尺二寸前後共計八尺八寸袪尺二寸前後共計四尺八寸帶下尺以兩幅裁之前後共廣四尺兩衽各上廣二尺二寸當旁各長二尺五寸當要長一尺旁入廣六寸斜向下一尺五寸下畔亦廣六寸中屈之在前後衽上各廣一尺一寸兩衽共用布三尺五寸通計衣中央及袪袂要衽共用布一丈九尺一寸大夫以上侈袂袂長三尺三寸袪長一尺八寸卽冕服之衣也武進張太史惠言儀禮圖中有裁衽圖端衣圖極明析

纁裳前三幅後四幅襞積無數

喪服記鄭注云祭服朝服辟積無數凡裳前三幅後四幅　疏云祭服者袞冕與爵弁爲祭服凡服唯深衣長衣之等六幅破爲十二幅狹頭向上不須辟積其餘要閒已外皆辟積無數不似喪服三辟積有數也前爲陽後爲陰故前三後四各象陰陽也唯深衣之等連衣裳十二幅以象十二月也

顧命王麻冕黼裳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　傳云蟻裳名色元彤赤也　疏云蟻以色元如蟻故以蟻名之禮祭服皆纁裳此獨云元裳者卿士邦君於此無事不可全與祭同改其裳以示變於常也彤赤也纁赤色之淺者故以彤爲纁

玉藻衣正色裳閒色　注云謂冕服元上纁下　疏云纁是地色赤黑之雜故爲閒色

論語非帷裳必殺之　注王肅曰衣必有殺縫唯帷裳無殺也　疏云謂朝祭之服上衣必有殺縫其餘服之裳則亦有殺縫故深衣之制要在縫半下齊倍要喪服之制裳內削幅注云削猶殺也

江氏永鄉黨圖考云帷裳對深衣及長衣中衣之裳言之深衣等裳無辟積其當旁之衽須斜裁謂之殺朝服祭服喪服皆用帷裳有辟積則前三幅後四幅皆以正裁有辟積故無殺王注乃對上衣言之誤矣衣身與袂俱以二尺二寸之正幅各去邊一寸縫之

爰得有殺疏旣知畢深衣裳有殺矣仍曲徇王說又畢喪服之裳內削服者爲殺誤甚喪服正是帷裳其云內削幅者謂布廣二尺二寸縫時各削一寸向內縫之不若衰衣縫耳與此殺字義異此殺謂斜裁彼削謂倒摺一寸注雖以殺訓削義實不同集注不用舊說須參合深衣考之　又云朝祭服及喪服皆衣與裳殊大夫以上侈袂士元端服衣袂皆用正幅不侈袂而狹其袂帶下及衽見儀禮喪服帷裳七幅皆用正幅前三後四喪服每幅三辟積朝祭服辟積無數

廷琥按論語帷裳鄭氏以爲朝祭之服其制正幅

如帷非帷裳者謂餘衣也殺之者削其縫使縫齊倍要者也後人多主此説自不可易王肅之注江氏辨之謂帷裳有辟積對深衣長衣中衣言之王注乃對上衣言之誤矣辨證極確然細繹王注肅固不以帷裳爲朝祭之服邢疏誤解之耳王注云衣必有殺縫唯帷裳無殺也未以衣爲上衣也皇侃義疏中其義云帷裳謂帷幔之屬也殺謂縫之也若非帷幔裳則必縫殺之以縫殺之面置裏不殺之面在外而帷裳但刺連之如今服帊不有裏外殺縫之異也所以然者帷幔內並爲人所見必須飾故刺連之而已也所以喪服云凡裳內削幅

裳外不削幅鄭注云削猶殺也而鄭注此云帷裳謂朝祭之服其制正幅如帷也非者謂餘衣也殺之者削其幅使縫齊倍要者也皇疏申王肅注義又引鄭注以見鄭王之不同是王肅固不以帷裳爲朝祭之服也其說雖不必然而邢疏誤解則非王義矣爲正之

冕服考卷一終

冕服考卷二

江都焦廷琥學

古天子冕服十二章日月星辰山龍華蟲繪於衣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於裳諸侯九章伯七章子男五章卿大夫三章虞制如此

益稷篇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於五色作服汝明　孔傳云日月星爲三辰華象草華蟲雉也畫三辰山龍華蟲於衣服旌旗會五采也以五采成此畫焉宗廟彝尊亦以山龍華蟲爲飾藻水草有文者火爲火字粉若粟冰米若聚米黼若斧形黻爲兩已

相背蔦之精者曰絺五色備曰繡天子服日月而下諸侯自龍袞而下至黼黻士服藻火大夫加粉米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以五采明施於五色作尊卑故明制之　疏云易辭云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象物制服蓋因黃帝以還未知何代而具彩章舜言已欲觀古知在舜之前耳桓二年左傳云三辰旂旗昭其明也三辰謂此日月星也周禮司常云日月爲常王者禮有沿革後因於前故知舜時三辰亦畫之於旌旗也下傳云天子服日月而下則三辰畫之於衣服又畫之於旌旗也　又云孔解舜時天子之衣畫日月耳鄭氏亦以爲然王肅以爲舜時三辰即畫

於旌旗不在衣也天子山龍華蟲耳　又云鄭氏會
讀爲繪宗彝謂宗廟之鬱鬯尊也故虞夏以上蓋取
虎彝蜼彝而已粉米白米也絺讀爲黹黹紩也自日
月至黼黻凡十二章天子以飾祭服凡畫者爲繪刺
者爲黹此繡與繪各有六衣用繪裳用繡至周而變
之以三辰爲旂旗謂龍爲袞宗彝爲毳或損益上下
更其等差鄭意以華蟲爲一粉米爲一加宗彝爲虎
蜼也此經所云凡十二章日也月也星也山也龍也
華蟲也六者畫以作繪施於衣也宗彝也藻也火也
粉米也黼也黻也此六者紩以作繡施之於裳也
又云此言作服汝明故傳辨其等差天子服日月而

下十二章諸侯自龍袞而下至黼黻八章再言而下明天子諸侯皆至黼黻也士服藻火二章大夫加粉米四章孔注上篇五服謂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則卿與大夫不同當加之以黼黻爲六章孔略而不言孔意蓋以周禮制諸侯有三等之服此諸侯同八章者上古朴質諸侯俱南面之尊故合三爲一等且禮諸侯多同爲一等故雜記云天子九虞諸侯七虞左傳云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是也孔以此經上句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尊者在上下句藻火粉米黼黻尊者在下黼黻尊於粉米粉米尊於藻火故從上以尊卑差之士服藻火大夫加以粉米尊藻火爲四

前馬融不見孔傳其注亦以爲然以古有此言相傳爲說也　又云鄭云作服此十二章爲五服天子備有焉公自山龍而下侯伯自華蟲而下子男自藻火而下卿大夫自粉米而下

孔氏王制疏云皐陶謨五服五章哉鄭注五服十二也九也七也五也三也如鄭之意九者謂諸侯之服自山而下七也是伯之服自華蟲而下五也謂子男之服自藻而下三也卿大夫之服自粉米而下以上所云虞舜之制而夏殷注云未聞

蔡氏沈云上衣下裳之制創自黃帝而成於堯舜日月星辰取其照臨也山取其鎮也龍取其變也華蟲

雉取其文也會繪也宗彝虎蜼取其孝也藻水草取其潔也火取其明也粉米白取其養也黼若斧形取其斷也黻爲兩己相背取其辨也絺鄭氏讀爲黹紩也紩以爲繡也日也月也星辰也山也龍也華蟲也六者繪之於衣宗彝也藻也火也粉米也黼也黻也六者繡之於裳所謂十二章也衣之六章其序自上而下裳之六章自序而上

廷琥按鄭義十二章日一也月二也星辰三也山四也龍五也華蟲六也宗彝七也藻八也火九也粉米十也黼十一也黻十二也會讀爲繪絺讀爲黹上六者繪於衣下六者繡於裳孔傳不分別十

二章正義申孔義曰一也月二也星辰三也山四也龍五也華蟲六也藻七也火八也粉九也米十也黼十一也黻十二也孔以宗彝爲宗廟彝尊亦以山龍華蟲爲飾葛之精者曰絺陳祥道禮書取鄭義謂孔傳以華非蟲粉非米宗彝有山龍之飾服無宗彝之文山龍至華蟲尊者在上藻火至黼黻尊者在下皆臆論謂絺爲葛之精者當從孔傳以康成讀絺爲黹爲非且舉舜被袗衣以證之夫言冕服之章忽及尊彝粉米卽白米忽分爲二此誠不足據若孔以絺爲葛祭服元衣纁裳未聞以葛者孔傳不如鄭義爲長也

又按十二章名義陳氏禮書以星爲五星辰爲十二次恐不必然穆天子傳天子葬盛姬畫日月七星蓋畫北斗則必畫五星矣星辰爲一章辰爲無星之處無可畫也山取其鎭龍取其變考工記山以章水以龍鄭讀章爲獐獐山物龍水物疏云馬以畫山並畫獐畫水並畫龍鄭謂卽以獐表山以龍見水華蟲雉也謂五色之蟲也宗彝宗廟之彝尊也宗廟有虎彝蜼彝王制孔疏云宗廟彝尊之飾有虎蜼二獸虎有猛蜼能辟害故象之不言虎蜼而謂之宗彝者取其美名周禮有六彝知必有虎蜼者周禮陳六尊六彝皆遠代者在後六尊之

次火是虞氏之尊也是夏后之尊六彝之次亦虎彝蜼彝在後故知虎蜼虞夏已飾于尊舜時已稱宗彝爾雅蜼卬鼻長尾郭璞云蜼似獼猴而大黃黑色尾長數尺鼻覆而上是也藻水草取其潔火取其明考工記云火以圜先鄭云爲圜形似火康成謂形如半環然在裳粉米白米也爾雅云斧謂之黼孫炎云黼文如斧形蓋半白半黑似斧刃白而身黑黻謂刺繡爲己字相背以青黑綫繡是也陳氏禮書謂日月星辰在天成象者也山龍華蟲虎蜼藻火粉米黼黻在地成形者也在天成象者道之運乎上在地成形者道之散乎下道固始終

於東北故山龍而降始山終黼莫不有序何則山居東北冬春交也龍春也華蟲夏也虎秋也蜼冬也周而復始則藻春也火夏也粉米中央也黼秋冬交也黻冬春交也龍與華蟲陽之陽也故繪而在衣虎與蜼陽之陰也故繡而在裳然則古者合三辰以在服備十二章以則天數故章與四時相順後世判三辰以在旗以法陽數故章與四時相變此說亦本考工繢人職而申言之也

夏殷章數不可詳

王制三公一命卷　注云虞夏之制服有日月星辰

又有虞氏皇而祭　注云有虞氏十二章周九章夏

殷未聞

禮器禮有以文爲貴者天子龍衮諸侯黼大夫黻士元衣纁裳　疏周禮上公亦衮侯伯鷩子男毳孤卿絺大夫元士爵弁元衣纁裳今言諸侯黼大夫黻雜明夏殷禮也但夏殷衣有日月星辰今云龍衮者舉多文爲貴耳

廷琥按鄭注王制既謂虞夏服有日月星辰又曰夏殷未聞疏謂停其說謂舜與禹相接事相關穿故堯舜禹之書謂之虞夏書伏生書傳有虞夏傳以臯陶謨是虞夏之書故云虞夏之制其實虞也

禮器疏又謂夏殷衣有日月星辰與王制疏兩相

矛盾按夏殷章數雖無文然夏因虞制此可以意考之郊特牲王被衮以祭天鄭注云謂有日月星辰之章此魯禮也又云設日月畫於旂上素車殷路也魯公之郊用殷禮也則日月星辰亦殷禮然尙書益稷篇疏引郊特牲文及鄭注且曰要其文稱王被服衮冕非魯事也或當二代天子衣上亦畫三辰自龍章爲首而使衮統名耳禮文殘缺不可得詳合諸說考之則夏殷之服當亦十二章也

周制天子冕服九章大裘祀天尙質其衣無文衮冕九章衣五章曰龍曰山曰華蟲曰火曰宗彝裳四章曰藻曰粉米曰黼曰黻鷩冕七章衣三章曰華蟲曰火曰宗

絺裳四章曰藻曰粉米曰黼曰黻毳冕五章衣三章宗彝曰藻曰粉米裳二章曰黼曰黻絺冕三章衣一章曰粉米裳二章曰黼曰黻元冕一章衣無文裳刺黻

司服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袞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則元冕

注云六服同冕者首飾尊也先公謂后稷之後太王之前不窋至諸盩饗食饗食賓客與諸侯射也羣小祀林澤墳衍四方百物之屬鄭司農云大裘羔裘也袞袞龍衣也鷩裨衣也毳罽衣也元謂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繢宗彝藻火粉

米黼黻希繡此古天子冕服十二章舜欲觀焉華蟲五色之蟲繢人職曰鳥獸蛇雜四時五色以章之是也希讀爲絺或作黹字之誤也王者相變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所謂三辰旂旗昭其明也而冕服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尊其神明也九章初一曰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皆畫以爲繢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皆希以爲繡則袞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鷩畫以雉謂華蟲也其衣三章裳四章凡七也毳畫虎蜼謂宗彝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希刺粉米無畫也其衣一章裳二章凡三也玄者衣無文裳刺

黻而已是以謂元焉凡冕服皆元衣纁裳　疏云華蟲名鷩者以其頭似鷩以有兩翼則曰鳥以其體有鱗似蛇則曰蛇以其有五色成章則曰雉冕服九章者據周法而已旣去日月星三章明有九章在也云登龍於山者周法皆以蟲獸爲章首若不登龍於山則當以山爲章首何得猶名袞龍乎明知登龍於山取其神也又知登火於宗彝者宗彝則毳也若不登火在宗彝上則毳是六章之首不得以毳爲五章之首故知登火於宗彝取其明也云九章初一曰龍至凡五也此無正文並鄭以意解之以其衣是陽從奇數裳是衣從偶數云希則粉米無畫也者衣是陽應

畫今希冕三章在裳者自然刺繡但粉米不可畫之物今雖在衣亦刺之不變故得希名故鄭特言粉米也然則毳冕之粉米亦刺之也云元者衣無文裳刺黻而已者以其祭服衣本是元今元冕一章仍以元爲名明衣上無畫一章者刺黻於裳而已是以謂元焉

左昭二年傳袞冕黻珽　注云袞畫衣也　疏云詩稱元袞是元衣而畫以袞龍袞之言卷也謂龍首卷然玉藻曰龍袞以祭知謂龍首卷也

又火龍黼黻　注云火畫火也龍畫龍也白與黑謂之黼形若斧黑與青謂之黻兩己相戾

又三辰旂旗　注云三辰日月星也畫於旂旗象天之明　疏云春官神士掌三辰之法鄭元亦以爲日月星也謂之辰辰時也日以照晝月以照夜星則運行於天昏明遞币而正所以示民早晚民得取爲時節故三者皆爲辰也九旗之物唯日月爲常不言畫星者蓋大常之上又畫星也穆天子傳稱天子葬盛姬建日月七星蓋畫北辰七星也

左昭二十五年傳爲九文　注云謂山龍華蟲藻火粉米黼黻也華若草華藻水草火畫火粉米若白米黼若斧黻若兩己相戾

王氏鳴盛尙書後案云昭二十五年左傳子太叔對

趙偁子曰禮爲九文此卽鄭注春官司服之九章也而杜預則謂山也龍也華也蟲也藻也火也粉米也黼也黻也以此爲九愚謂華旣爲草華藻又爲水草九章之中何以取於草者獨多其謬一蟲類甚多但舉蟲之一言將何所指其謬二山在龍上安在其爲袞冕華蟲爲二安在其爲鷩冕除去宗彝又安在其爲毳冕揆之司服之文輾轉不合其謬三諸說總當以鄭爲正

廷琥按九章自以鄭氏之次爲正杜注九章不數宗彝山在龍上旣與鄭異合粉米爲一亦與孔義殊也王光祿尙書後案辨之極確載其說於右

楊氏復曰先儒謂大裘之上有元衣元衣之上有十二章周止九章其說皆非是愚即司服經文熟讀而詳玩之則知有虞氏十二章周亦十二章昭然甚明公之服自袞冕而下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夫袞冕九章鷩冕七章公之服自袞冕而下推而上之則天子之服有日月星辰之章可知公之服九章則天子之服十二章可知此不待旁引別證而知鄭說之非矣　又曰先王制禮必本天理人情之公自上古至於周天子仰則天數路十二就常十二斿馬十二閑圭尺二寸繅十二旒而冕服之章莫不皆然鄭氏謂周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故冕止九章不知龍登於

旂山登於俎黼登於扆九章亦可損乎前乎康成如漢明帝用歐陽說義天子備十二章三公諸侯用山龍九章九卿以下用華蟲七章其說猶用周制也林氏之奇曰夫子於四代禮樂特曰服周之冕取其文之備尊卑之有辨也何得至周反去三辰之飾蓋不過據左氏三辰旂旗之文左氏謂旗有三辰何嘗謂衣無三辰耶上公九章而王亦九章將何所別周公制禮防亂萬世乃至於無別郊特牲云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則十二章備矣鄭氏謂有日月星辰之章此魯禮也夫被衮以象天周制固然也何魯之足云豈有周制止九章魯乃加以十二章之理乎

案氏惠田云案諸家破鄭氏周袞九章之說當矣袞既十二章差次以降則鷩當九章毳當七章絺當五章元當三章其諸侯於天子降殺以兩上公雖與天子同袞冕而服止九章冕止九旒以此推之則侯伯鷩冕者服七章冕七旒子男毳冕者服五章冕五旒孤絺冕者服三章冕三旒卿大夫元冕者服一章冕無旒即弁師所謂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各以其等為之是也

廷琥按楊氏林氏破鄭氏周袞九章之說秦尚書服其說載於五禮通考然嘗即楊氏之說三復之固不足以破鄭義也其說以周制皆則天數冕服

當十二章畢路十二就常十二斿馬十二閑圭尺二寸爲證然周制之取數於九者亦非一端如天子之制堂則九尺內有九室外有九室祭有九獻樂有九變司常掌九旗匠人營國方九里國中九經九緯王射樂以騶虞九節王大射共虎侯虎侯九十弓以及九夏之奏九德之歌九磬之舞凡取數于九者甚多楊氏又何以解乎又謂漢明帝用歐陽氏說天子服十二章爲用周制然歐陽氏傳今文尚書則其十二章之說正虞制之十二章不得據此以爲周制也林氏謂左傳言旂有三辰未嘗言衣無三辰亦屬擬度之辭秦尚書據此以爲

袞冕十二章驚冕九章毳冕七章絺冕五章玄冕三章是說竊所未敢信也婺源江氏鄉黨圖考云三代制禮有益有損天子用物雖得備十二然冕藏於首既有十二旒十二玉以則天數冕服之章以九爲尊取陽數之極禮尚相變也古用十二章周損爲九章日月星雖畫于太常正是監前代損益之精意倘有益無損則制度彌文伊于胡底乎鄭說允當有謂周冕服亦用十二章者非也此說得之

大裘而冕爲祀昊天上帝之服

司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　注云六服同冕

者首飾尊也鄭司農云大裘羔裘也　疏云司裘文先鄭注云大裘黑羔裘然則凡祭之同羔裘義具於司裘也

司裘掌爲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　注鄭司農云大裘黑羔裘服以祀天示質　疏云言大者以其祭天地之服故以大言之非謂裘體侈大則義同於大射也以其王祀天之服者謂四時所有祀天之事皆共之不限六天之大小直言祀天案孝經緯鉤命決云祭地之禮與天同牲玉皆不同言同者唯據衣服則知崐侖神州亦用大裘可知先鄭知大裘黑羔裘者祭服皆玄上纁下明此裘亦羔裘之黑者又云服以

祀天示質者以其袞以下皆有采章惟此大裘更無采章故云質案鄭志大裘之上又有元衣與裘同色家語郊問天子大裘以黼之被袞象天服袞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

陳氏祥道禮書云周官司裘掌爲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司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袞冕禮記曰郊之祭王被袞以象天戴冕藻十有二旒則天數也鄭司農云大裘黑羔裘服以祀天示質也然則合周官禮記而言之王之祀內服大裘外被龍袞袞衣所以襲大裘也記曰裘之裼也見美也服之襲也充美也禮不盛服不充故大裘

不裼則襲裘可知也議者以司裘言大裘祀天而不及袞司服言大裘而冕祀昊天上帝在袞冕之上又節服氏袞冕六人維王之太常裘冕二人執戈送逆尸是袞冕與裘冕不同謂之大裘而冕則不加袞矣是不知先王祀天以冬至之日爲正而裘又服之本也故取大裘以名之猶之朝服緇衣羔裘而詩獨稱羔裘如濡羔裘豹袪羔裘逍遙燕服元端蜡服黃衣皆狐裘而詩獨稱狐裘以朝狐裘蒙茸狐裘黃黃則裘之上未嘗無衣也裘之上未嘗無衣而衣之下有不用裘故屨人曰凡四時之祭祀以宜服之則凡春夏秋之祀不必服裘所以適時之宜而已由是觀之

衮冕以維太常者不有裘衮冕以送逆尸者必有衣
也記曰尸襲而不裼送逆尸者象之則衮冕加衮又
可知也古者犬羊之裘不裼必襲之也表裘不入公
門必裼之也是裘有裼之而不襲有襲之而不裼未
有表之而不裼襲者則徒服大裘而無襲非禮意也
語曰褻裘長則凡行禮之裘短矣果徒服大裘而加
長焉其與褻裘奚異哉鄭志謂大裘之上又有元衣
此尤無據也禮記惟君黼裘以誓省大裘非古也則
戒誓省賑用黼裘而後世服大裘焉故記者譏之家
語謂大裘黼文以象天王至泰壇脫裘服衮張融又
易之以爲王至泰壇脫衮服裘蓋王肅託孔子以信

其說張融疑王肅以變其論然記曰郊之日王皮弁以聽祭報則前祭未嘗服大裘也又大裘無文與黼不同二者之說異矣夫先王祀天有文以示外心之勤有質以示內心之敬故因丘掃地陶匏藁秸疏鼏樿杓素杓素車之類此因其自然以示內心之敬者也執鎮圭繅藉五采五就旂龍章而設日月四圭有邸八變之音黃鍾大呂之鈞此致其文飾以示外心之勤者也然則內服大裘以因其自然外被龔龍袞冕以致其文飾不以內心廢外心不以自然廢文飾然後事天之禮盡矣

聶氏崇義三禮圖云王祀昊天上帝五帝崐崘神州

皆服大裘

徐氏悲用六祭莫大於昊天先王而宗廟時享在四仲之月禘以孟夏祫以孟冬大饗在季秋祈在春夏祭地在夏至祀五帝以迎氣時皆非嚴寒不必用裘惟圜丘祀昊天上帝在冬至之日詩所稱一之日觱發者周之都在西北圜丘之壇在南郊祭之時在平旦其精氣凜冽較之祭於屋下爲更甚故司裘特制大裘以爲祀天之服蓋專爲冬至南郊設而他祭不用也云大裘而冕冕雖服大裘而必戴冕冕與袞相稱王之冕以袞爲盛戴冕則被袞可知禮意甚明若冕而不袞成何體制豈所謂盛服者耶康成拘泥裘

冕袞冕句法遂創爲有冕無旒裘上有元衣之說後世難以信從異說紛起踵訛襲謬至有盛暑服裘必不可行而廢親祀者

廷琥按大裘之說紛紛不一統核之則大裘者乃天子冬至祭南郊之服也賈氏周禮疏謂崐命神州亦服大裘蓋據孝經緯鉤命決之一言然祭天地之禮牲玉皆不同獨衣服同乎聶氏三禮圖亦因其說而天官司裘特標其職曰掌爲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未言祀地也先王制禮必因四時之所宜祀地在夏至豈有服裘之理後人踵其謬說遂有因夏不可服裘而不親祀者遂有因夏不可

服裘而天地合祭者豈先王制禮之意哉然則大裘之專爲冬至祀天可無疑也禮有以素爲貴者祀天尙質大裘而加元衣示以質也議者以周禮祀天服大裘郊特牲又言被龍袞以象天兩處不合王肅遂謂臨燔柴脫裘服袞張融則謂脫袞服裘陳氏禮書謂皮弁聽報祭郊服大裘而襲以袞衣以强合周禮郊特牲之義吾謂此王肅張融之調人耳非經義也周禮明言祀天上帝服大裘而冕明言爲大裘以其王祀天之服未言袞也特爲大裘以祀天豈容臨燔柴綴祭乃服亦豈容臨祭轉脫之理大裘元衣示質舊說自不易也若郊特

牲祓袞象天此魯禮也鄭注明言之矣鄭注何以謂魯禮也上文明言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日周之始郊明魯無冬至祀圜丘之事第孟春祈穀之郊也然則郊特牲之郊非圜丘祀天之郊也鄭云魯侯之服自袞冕而下明魯侯得服袞冕郊特牲孔疏云周官之制祭天圜丘其禮王服大裘而冕乘玉路建太常明堂位云魯君以孟春祀帝於郊服袞服乘素車龍旂衣服車旗皆自不同何得以諸侯之郊說天子之圜丘此申鄭義以郊丘爲二而以魯郊非天子圜丘之祭則是也議者解大裘袞冕不難合而一之後世踵其說遂有行

祈穀之禮而不行圜丘之事者遂有行用辛之郊而不行冬至之郊者鄭以魯郊用殷禮孔穎達亦以被袞象天爲二代天子之服何必以此被袞一言强合於周禮而紛紛聚訟也哉秦尚書謂春夏秋之祀俱不服袞甚允當而謂袞上襲袞衣則仍陳氏之說也

又爲祀五帝之服

司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

王制天子將出類乎上帝　注云帝謂五德之帝所祭於南郊者

祭法有虞氏禘黃帝　注云此禘謂祭昊天於圜丘

也祭上帝於南郊曰郊
大傳不王不禘　注云大祭其先祖所由生謂郊祀
天也王者之先祖皆感大微五帝之精以生皆用正
歲之正月郊祭之
禮器魯人將有事於上帝　注云上帝周所郊祀之
帝謂蒼帝靈威仰也
大司樂賈疏云禮天神必於冬至者以天是陽冬至
一陽生還於陽生之日祭之也至於郊天必於建寅
者以其郊所感帝以祈穀實取三陽爻生之日萬物
出地之時
曲禮孔疏云天神有六祭之一歲有九昊天上帝冬

至祭之一也蒼帝靈威仰立春日祭之於東郊二也
赤帝赤熛怒立夏日祭之於南郊三也黃帝含樞紐
季夏六月土王之日亦祭之於南郊四也白帝白招
拒立秋日祭之於西郊五也黑帝汁光紀立冬日祭
之於北郊六也王者各稟五帝之精氣而王天下於
夏正之月祭於南郊七也四月龍星見而雩總祭五
帝於南郊八也季秋大饗五帝於明堂九也
郊特牲孔疏云王肅以郊丘是一而鄭氏以爲二者
案大宗伯云蒼璧禮天典瑞又云四圭有邸以祀天
是玉不同宗伯又云牲幣各放其器之色則牲用蒼
也祭法又云燔柴於泰壇用騂犢是牲不同也又大

司樂云凡樂圜鐘爲宮黃鐘爲角太蔟爲徵姑洗爲羽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上文云乃奏黃鐘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是樂不同也故鄭以云蒼璧蒼犢圜鐘之等爲祭圜丘所用以四圭有邸騂犢及奏黃鐘之等以爲祭五帝及郊天所用

掌次朝日祀五帝則掌大次小次　注鄭司農云五帝五色之帝　疏云祀五帝者謂四時迎氣

陳氏祥道禮書云五帝與昊天同稱帝不與昊天同稱天猶諸侯與天子同稱君不與天子同稱王周官祀五帝之禮有與天同以極其隆有與天異以致其

辨故皆禋祀皆服大裘此其所同也祀帝於圜丘兆五帝於四郊此其所異也鄭氏之徒謂四圭之玉黃鍾大呂之樂夏正以祀感帝於南郊蒼璧之玉六變之樂冬日至禮天皇大帝在北極者於圜丘天皇大帝耀魄寶也五帝太微之帝也分郊與丘以異其祀別四帝與感帝以異其禮王肅嘗攻之矣然肅合郊丘而一之則是以五帝為人帝則非夫有天地則有五方有五方則有五帝月令之五人帝伏犧神農黃帝少昊顓頊而已果以是為五帝則前此其無司四時者乎

楊氏復曰注疏正月郊謂祭感生帝孫奭正月郊謂

祈穀二說不同何也祭感生帝出於緯書正月祈穀經有明證學者以聖經爲信可也

秦氏蕙田云疏謂天神有六祭之一歲有九夫祈穀雩祀大饗所祀者上帝非五帝五時迎氣祭五帝非祭上帝也旣誤以祭上帝爲祭五帝而五帝之祭有八上帝之祭止一又誤以祭五帝爲祭上帝而上帝之祭一歲有九況小宗伯明言兆五帝於四郊何得以五帝之祭混於祭天

廷琥按周禮言昊天上帝又言五帝鄭氏謂冬至祭昊天上帝於圜丘夏正之祭太微五帝於南郊卽感生之帝也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則五時迎

氣之祭春祭靈威仰夏祭赤熛怒中央土祭黃樞紐秋祭白招拒冬祭汁光紀是也孔氏曲禮疏言之甚詳後人以其出於緯書攻之不遺餘力然以郊丘爲一祀五帝爲迎氣之祭而司服文大裘祀昊天上帝祀五帝亦如之又何以解焉若謂祀五帝爲迎氣之祭則祭赤帝於孟夏祭黃帝於季夏祭白帝於孟秋皆無服大裘之理此義諸儒所未及則祀五帝者不專以迎氣言之也愚謂南郊之祭自與圜丘爲二圜丘冬至之祭南郊祈穀之祭賈公彥大司樂疏孔穎達月令疏皆謂郊所感帝以祈穀楊信齋謂注疏不以正月爲祈穀之郊非

也祈穀之祭以建寅之月亦王者之大祭故與祭昊天上帝同服大裘祈穀祀感生帝古制當然亦何必譊譊聚訟也陳氏禮書謂五帝非天亦承王肅之說乃司裘掌爲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司服祀昊天上帝與祀五帝同服大裘則不得謂五帝非天矣陳氏又曰祀帝於圜丘兆五帝於四郊不知祀五帝服大裘實非迎氣之祭迎氣之祭豈能與圜丘之祭並稱乎掌次朝日祀五帝以五帝與朝日並言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以五帝對四望四類言此迎氣之祭也朝日服元冕四望服毳冕迎氣之祭未必服大裘鄭司農

注掌次云五帝五色之帝注大宗伯亦云五祀五色之帝則以五帝即五祀也大宗伯五祀在社稷下司服祭社稷五祀則希冕五祀亦在社稷下則迎氣之祭服絺冕矣祈穀南郊祀感生帝趙東山主其說曰六天之說陰主化育者爲星象下應人事北辰居中御極而五帝隨天運轉以散精布氣於四時與開闢之初五天之精感爲帝王之祖指非有得於化原有見於古初者信不足以及之然中垣太微昭布森列不可誣也況周人立閟宮以祭姜嫄大司樂享先妣序於先祖之上則南郊祀感生帝何必異乎緯書焚於隋河圖洛書至宋始

大槩使無陳邵二公亦妖妄之類耳學者初不見
全書往往望風詆排按趙氏此說謂不必詆斥緯
書是也秦尚書以迎氣之祭不得混於祭天甚是
而謂祀五帝止爲迎氣之祭則必欲易鄭氏之說
而不知祀五帝服大裘明爲祈穀之祭言之且司
裘言祀天司服以上帝五帝並言經文固彰彰可
考矣

又爲節服氏從尸之服

夏官節服氏郊祀裘冕二人執戈送逆尸從車　注
裘冕者亦從尸服也裘大裘也凡尸服卒者之上服
從車從尸車送逆之往來春秋傳曰晉祀夏郊董伯

爲尸　疏云尸服與王同大裘節服氏亦大裘故二人皆裘冕執戈送逆尸

衮冕爲享先王之服

司服享先王則衮冕

玉藻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邃延龍卷以祭　注云祭先王之服也雜釆曰藻天子以五釆藻爲旒旒十有二前後邃延者言皆出冕前後而垂也天子齊肩延冕上覆也元表纁裏龍卷畫龍於衣字或作衮

又爲會同賓客之齊服

旅賁氏凡祭祀會同賓客則服而趨　注云會同賓客王亦齊服服衮冕

又爲受覲之服

覲禮天子袞冕負斧扆　注袞衣者裨之上也繢之

繡之爲九章其龍天子有升龍有降衣此衣而冠冕

南鄉而立以俟侯見

又爲大昏親迎之服

哀公問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

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

主君何謂已重乎　孔疏云冕則祭服也天子則袞

冕諸侯以下各用助祭之服故士昏禮主人爵弁服

是也昏禮迎婦二傳不同春秋公羊說自天子至庶

人皆親迎左氏說天子至尊無敵故無親迎之禮諸

侯有故若疾病則使上卿迎上公臨之許氏謹按高祖時皇太子納妃叔孫通制禮以爲天子無親迎從左氏義元駁之云太姒之家在渭之涘文王親迎於渭卽天子親迎明矣引禮記冕而親迎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子宗廟社稷主非天子則誰乎如鄭此言從公羊義也又詩說云文王親迎於渭紂尙南面文王猶爲西伯耳以左氏義爲長鄭駁未定

士昏禮主人爵弁纁裳緇袘　注云爵弁而纁裳元冕之次大夫以上親迎冕服　疏云士家自祭服元端助祭用爵弁今爵弁用助祭之服親迎一爲攝盛則卿大夫朝服以自祭助祭用元冕親迎亦當元冕

攝盛也若上公有孤之國孤絺冕卿大夫同元冕侯伯子男無孤之國卿絺冕大夫元冕也孤卿大夫士爲臣卑復攝盛取助祭之服以親迎則天子諸侯爲尊則袞矣不須攝盛宜用家祭之服則五等諸侯元冕以家祭則親迎不過元冕天子親迎當服袞冕矣廷琥按左氏說諸侯不親迎公羊說天子亦親迎許氏異義從左氏說鄭氏駁之從公羊說儀禮禮記疏謂天子親迎服袞冕鄭義也趙氏謂王者之尊海內莫敵無屈萬乘之尊而行親迎之禮文王親迎時爲西伯不足爲天子親迎之證陳氏禮書從之禮記孔疏亦謂以左氏說爲長固不以鄭氏

爲然也然孔子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天地非諸侯所能當也又云內以治宗廟之禮足以配天地之神明又云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子也有道曰三代明王亦非爲諸侯言也竊意文王親迎於渭造舟爲梁後遂以造舟爲天子之舟安知不因先王之制而有親迎之禮乎東周以降典制已非西京之舊數千年後正不可以臆測也

鷩冕爲享先公之服

司服享先公饗射則鷩冕　注云先公謂后稷之後太王之前不窋至諸盩　疏云后稷雖是公不諡爲

王要是周之始祖感神靈而生文武之功因之而就故特尊之與先王同是以尙書武成云先王建邦啟土尊之亦謂之先王也是以鄭云后稷之後太王之前不數后稷不窋后稷子諸盩太王父二者之間並爲先公矣周本紀云后稷卒子不窋立不窋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劉立卒子慶節立卒子皇僕立卒子差弗立卒子毀隃立卒子公非立卒子高圉立卒子亞圉立卒子公祖類立公祖類即紺亦曰諸盩也大祫於太祖后稷廟中尸服袞冕王服亦袞冕也

陳氏祥道禮書云先公尊矣所服止於此者非卑之於先王以爲祭則各以其服受尸尸服如是而王服

袞以臨之非所以為敬故弗敢也

又為饗食賓客之服

司服享先公饗射則鷩冕　疏云饗食則大行人云
上公三饗三食之等是也但饗食在廟故亦服鷩冕
也

又為大射之服賓射亦如之

司服享先公饗射則鷩冕　注云饗食饗食賓客與
諸侯射也　疏云此大射在西郊虞庠中亦服鷩冕
也若燕射在寢則朝服若賓射在朝則皮弁服

陳氏祥道禮書云饗射亦以鷩冕者王朝覲諸侯以
袞冕朝饗與賓射以鷩冕祭祀以袞冕故大射亦以

鷩冕以饗與賓射殺於朝覲而大射殺於祭祀故也燕射於寢則皮弁而已賈公彥謂賓射服皮弁燕射服朝服然鄭氏釋司服謂鷩冕饗射者饗食賓客與諸侯射則賓射不以皮弁矣又皮弁即王之朝服耳離而二之其說誤也

廷琥按陳氏謂賓射亦鷩冕據鄭注也又謂燕射服皮弁亦權諸侯在朝朝服在路寢亦朝服天子在朝皮弁在路寢亦皮弁陳氏謂皮弁即王之朝服是也賈疏離而二之誤矣

又爲食三老五更於太學之服

樂記食三老五更於太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

執爵而酳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　疏云冕而總干者謂天子親自著冕手持干盾而親舞也此冕當鷩冕享先公以饗射養老之類

毳冕爲祀四望山川之服

司服祀四望山川則毳冕

大宗伯注鄭司農云四望日月星海元謂四望五嶽四鎮四瀆　疏云禮無祭海之文又山川稱望故何書云望秩於山川是也言四望者不可一往就祭當四向望而爲壇遙祭之故云四望也

小宗伯注鄭司農云四望道氣出入元謂四望五嶽四鎮四竇　疏云天子四望諸侯三望境內山川柴

僖三十一年夏四月猶三望服氏云三望分野星國中山川又上文先鄭云四望日月星海後鄭必知望祭中無天神者案哀六年云初楚昭王有疾卜曰河爲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爾雅又云梁山晉望又案尚書云望於山川則知望祭中無天神可知若天神日月之等當入四類之內也若然尚書云望於山川必知四望非山川是五嶽四瀆者以其下云兆山川邱陵之等山川既在下故知此四望是五嶽之屬山川之大者也

大司樂注云四望五嶽四鎮四竇此言祀者司中司

命風師雨師或亦用此樂與

鎛師注云四方之祭祀謂四望也

廷琥按望以名山大川言之不兼上下之神陳氏

禮書以爲兼上下之神非也

絺冕爲祭社稷五祀之服

司服祭社稷五祀則希冕

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　注云陰祀自血

起貴氣臭也社稷土穀之神有德者配食焉共工氏

之子曰句龍食於社有厲山氏之子曰柱食於稷湯

遷之而祀棄鄭司農云五祀五色之帝於王者宮中

曰五祀元謂此五祀者五官之神在四郊四時迎五

行之氣於四郊而祭五德之帝亦食此神焉少昊氏之子曰重爲句芒食於木該爲蓐收食於金脩及熙爲元冥食於水顓頊氏之子曰黎爲祝融后土食於火　疏云先鄭云五祀五色之帝於王者宮中曰五祀者先鄭意此五祀即掌次云祀五帝一也後鄭不從者案司服云祀天與五帝皆用大裘當在圜丘與四郊上今退在社稷之下於王者宮中失之遠矣且五帝天神當在上經陽祀之中退在陰祀之內亦何陋也

廷琥按祀五帝服大裘不指四時迎氣之祭前已詳之後鄭云四時迎五行之氣於四郊而祭五德

之帝亦食此神焉則迎氣服絺冕可知

元冕為祭羣小祀之服

司服祭羣小祀則元冕　注云羣小祀林澤墳衍四方百物之屬　疏云羣小祀林澤墳衍四方百物者此據地之小祀以血祭祭社稷為中祀埋沈以下為小祀也若天之小祀則司中司命風師雨師鄭不言者義可知

又為齊戒親迎之服

郊特牲元冕齊戒鬼神陰陽也　注云元冕祭服也陰陽謂夫婦也　疏云著祭服而齊戒親迎是敬此夫婦之道如事鬼神故云鬼神陰陽也

陳氏祥道禮書云周官司服其齊服有元端記曰太古冠布齊則緇之又曰元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元冠綦組纓士之齊冠也又曰齊之元也以陰幽思也又曰元冕齊戒鬼神陰陽也荀卿曰元端元裳絻而乘路者志不在合葷蓋太古之齊冠以緇後世齊冠以元天子齊則元冕元端所謂端衣元裳絻而乘路是也諸侯而下則元冠元端所謂元冠丹組纓是也諸侯之齊於婚以天子之元冕攝盛故也然諸侯與士之於祭祀其齊則同故皆元冠以一其誠其分則異故殊組纓以辨其守天子諸侯大夫齊祭異服士齊祭則一於冠端元而已其元冠蓋與朝服之冠

同其所畀者組纓而已丹者正陽之色諸侯以爲組纓以其純於德故也綦者陰陽之雜士以爲組纓以其未純於德故也綦黃艾色也詩綦巾爲女巾書與詩以綦弁爲士弁禮以綦組佩爲世子之組則綦者卑者之飾也儀禮曰元端元裳雜裳可也鄭氏謂上士元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前元後黃於義或然然齊之飾不特如此而已其明衣布其韠爵其佩綪結其車羔幦鹿幦

又爲朝日之服聽朔之服

玉藻元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聽朔於南門之外閏月則闔門左扉立於其中　注云端當爲冕字之誤

也元衣而冕冕服之下朝日春分之時也東門南門皆爲國門也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明堂在國之陽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卒事反宿路寢亦如之閏月非常月也聽其朔於明堂門中還處路寢門終月　疏云按魯語云大采朝日少采夕月孔晁云大采謂袞冕少采謂黼衣而用元冕者孔氏之說非也故韋昭云大采謂元冕也少采夕月則無以言之諸侯皮弁聽朔朝服視朝令天子皮弁視朝若元端聽朔則聽朔之服卑於視朝且聽朔大視朝小故知端當爲冕

魯語是故天子大采朝日　韋注云虞說云大采袞

織也昭謂禮玉藻天子元冕以朝日元冕冕服之下
則大采非袞織也周禮王搢大圭執鎮圭藻五采五
就以朝日則大采謂此也

廷琥按鄭氏謂端當爲冕以元冕爲朝日聽朔之
服韋昭注國語引玉藻卽作元冕疏謂孔晁以爲
袞冕朝日韋注引作虔氏說則虔孔之說同韋氏
駁之是也韋氏以大采爲圭繅五采五就少采爲
圭繅三采三就夕月之禮因殺於朝日矣

六冕服冬裘皆用羔

玉藻君子狐青裘豹褎元綃衣以裼之　注君子大
夫士也　疏云六冕皆有裘此云元謂六冕及爵弁

也則天子諸侯皆然而云大夫士者君用純狐青大夫士雜以豹褎熊氏又以內外諸侯朝服皆緇衣以羔爲裘不用狐青也劉氏云凡六冕之裘皆黑羔裘也故司服云祭昊天大裘而冕以下冕皆不云裘皆用羔裘也又論語緇衣羔裘皆祭於君之服是祭服用羔裘也

詩羔羊孔疏云按月令孟冬始裘天子祭天則大裘而冕注大裘黑羔裘是也其五冕之裘亦同黑羔裘若天子視朝及諸侯朝天子皆以狐白裘知者以玉藻云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又秦詩云君子至止錦衣狐裘以裘象衣色皮弁服白布衣故也其卿大

夫在朝及聘問亦衣狐白裘知者玉藻云士不衣狐白故也士則麛裘青豻褎以狐白之外惟麛裘素也其諸侯視朝及卿大夫等同用黑羔裘若諸侯視朔君臣同用麛裘其臣則青豻褎絞衣爲裼若兵事旣用韎韋衣則用黃衣狐裘及貍裘象衣色故也傳云賊之狐裘敗我於狐駘又云晳幘而衣貍製是也若天子以下田獵則羔裘緇衣以裼之其天子諸侯燕居同服元端則亦同服羔裘矣凡裘君則用全臣則褎飾爲異故詩云羔裘豹袪鄭云卿大夫之服是也

廷琥按大裘爲羔裘周禮六冕大裘以下不言裘則六冕皆羔裘矣孔疏言裘制極詳備載之其謂

天子視朝及諸侯朝天子皆以狐白裘者非謂諸侯朝覲之禮也諸侯朝覲服裨冕不服皮弁服皮弁者諸侯在王朝之服詩會弁如星疏云又相於周故為在王朝之服是也

冕服有裼襲之制

玉藻禮不盛服不充故大裘不裼　注禮盛者服充大事不崇曲敬大裘不裼謂祭天也　疏云郊禮盛服大裘則無別衣裼之是不見美也

鄭氏聘禮注云裼者免上衣見裼衣　疏云凡服四時不同假令冬有裘襯身有襌衫又有襦袴襦袴之上有裘裘上有裼衣裼衣之上有上服皮弁祭服之

等若夏以絺綌絺綌之上則有中衣中衣之上復有上服皮弁祭服之等若春秋二時則衣袷褶袷褶之上加以中衣中衣之上加以上服也云見裼衣者謂開襟前上服見裼衣也故玉藻云裘之裼也見美也襲者掩之故云襲充美也

詩羔羊孔疏云天子諸侯朝祭之服先著明衣又加中衣又加裘裘外又加裼衣裼衣之上乃加朝祭之服

廷琥按孔疏之說與賈疏合考裼襲極詳確曲禮孔疏則謂裘上有裼衣裼衣上有襲衣襲衣上有常著之服則皮弁之屬此以裼衣上多一重衣而

自異其說信乎詩禮正義非出一人之手也江氏永辨

之見鄉

黨圖考

冕服考卷二終